

同
人
華
章

十二宫杀手

ZODIAC UNMASKED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著

Robert Graysmith

洪萃辉 / 胡红 / 连勇◎译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十二宫杀手

ZODIAC UNMASKED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著

Robert Graysmith

洪萃耀 / 胡红 / 连勇◎译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版贸核渝字(2009)第 0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宫杀手 / (美)格雷史密斯(Graysmith,R.)著;洪萃辉,胡红,连勇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0.10

书名原文: Zodiac Unmasked

ISBN 978-7-229-03056-8

I. ①十… II. ①格… ②洪… ③胡… ④连… III. ①纪实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706 号

十二宫杀手

SHIERGONG SHASHOU

[美]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洪萃辉 胡红 连勇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张慧哲

封面设计: 尚书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50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十二宫

1971年7月4日，星期日

斯塔尔的脸无处不在。穿过灯火通明的展厅，他的圆脸映在黄铜罗盘上，他的粗壮身影整个映照在展厅的大落地窗上。终于，展厅关门了，节假日销售结束了，所有的灯光灭了，罗伯特·霍尔·斯塔尔也离开了。他笨拙地朝着停车场走去，巨大的身影在夏夜里格外显眼。他边走边从兜里摸索某一辆车的钥匙。并不属于他的很多车子的钥匙在他兜里叮叮当当的。

在停车场的尽头，斯塔尔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沃尔沃车内的灯光骤然闪起，让他有那么一瞬间清晰可见。他滑进驾驶座，猛地发动引擎，熟练地融进了高速公路的车流里。很快，他到达了瓦列霍，一个和闷热夏夜里其他加利福尼亚小城并无二致的小镇子。黑色油井架的影子呼啸而过，战舰和三层仓库的轮廓依稀可见。海峡另一边的马岛像一团巨大的黑影若隐若现，帆船们好似点点油污一般从圣帕布洛海湾驶过。时而焰火在头顶上短暂亮起，断断续续响起的鞭炮声仿佛砰砰的枪声。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旧金山赫然耸立于30英里之外，奥克兰则不到20英里远。北边是富饶的葡萄酒之乡，地域一直延伸至阳光普照的纳帕和索诺马县。

这个小镇是一个拥有很多车的人的理想居处。连接西部海岸线的主要干道80号州际高速公路干净利落地将郊区一分为二。加利福尼亚29号和37号高速公路以及680号州际高速公路像静脉血管似的直达小镇的心脏。瓦列霍占据着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之间的一个战略位置——圣华金河弯弯曲曲顺萨克拉门托而下，恰好在这里与湾区汇合——在此处，海水张开怀抱拥抱着淡水。这里，一条用于出海交通的深水通道连接着萨克拉门托和圣华金河的各个港口。三面环水的瓦列霍是一个水城——也是痴迷于水的“十二宫”的老家——十二宫堪称刀尖上的船员、枪支与绳索上的水手。

斯塔尔在一座栗色的两层水泥小楼前刹住了车，小楼坐落于弗雷斯诺街东边。入口台阶左面的门廊里有一扇传统的木门。透过一扇闪亮的观景窗，一个女人消

瘦的影子被可怕地拉得奇长，倒映在久经日晒的草地上。伯尼斯瞪着她的儿子。他常常这样站在同一扇威尼斯式窗户前，就像被拴在一根铁链上似的一动不动长达几个小时。

多年前的斯塔尔曾经是一名修长健美的运动员、未来的奥林匹克游泳选手、“普朗吉”游泳馆救生员。如今，昔日得益于常年航行和游泳的精瘦的古铜色脸庞已变得肥胖。他那在夏天显得微红的浅色头发，看得出来已经日渐稀少，明显的肚腩破坏了他曾经的运动员身材。年轻时活力四射的斯塔尔，健康状况明显不如从前。他那猎人一样的眼睛黯淡了下来。他的平足和受伤的一条腿使游泳和蹦床以外的其他活动变得很困难，只能无所事事地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从夸脱罐里直接狂饮“康胜牌”啤酒，其恶果已经有所显现。他经常将车子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坐在车里，蜷腿顶着仪表板，边喝酒边观察四周，直到腿痠疼得让他再也无法坐着。他的暴力倾向一旦发作起来，让伯尼斯都感到害怕。母子间的争吵本来就激烈，而自从去年3月斯塔尔的父亲去世以后，母子俩在饭桌上的冲突更加升级了。她经常看到儿子打开后备箱盖，聚精会神地往里看，小眼睛还不时地往后瞟。她想：里面一定是该死的花栗鼠。

斯塔尔，一个灵巧而沉默的射手座男人，总是在业余时间带着弓箭去捕捉花栗鼠。有时候他使用0.22英寸口径的枪，其他时间则使用陷阱。他活捉到的小松鼠很受邻居小朋友们的欢迎，他们喜欢给他的小宠物喂食。

此时，斯塔尔猛地关上后备箱盖，大步向房子的东北侧走去。他沿着车道走向那辆在暮色中依然闪亮的白色奔驰车。一座独立的双门车库躲在后面，黑影若隐若现。常春藤好似一袭黑幕，瀑布似的从栅栏上垂下来。侧面那扇纱窗门的咯吱声惊动了伯尼斯，她赶快跑去准备晚饭。斯塔尔用他游泳运动员所特有的宽阔臂膀抓着花栗鼠。它不停扭动着，还在吱吱乱叫。斯塔尔没有脱下真皮外套，鄙夷地瞥了一眼母亲的背影，走下了他的地窖。伯尼斯最害怕儿子放在地下室里的东西。在那座可怕的坟墓里，什么东西在滴答作响，那就是他曾经提过的“死亡机器”。

自从十二宫在旧金山谋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以来，已经快两年了——这比他枪击和刺杀其他人的间隔时间要长。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凶杀案调查员比尔·阿姆斯特朗和戴夫·托斯奇并没有忘记这个难以捕捉的十二宫。离弗雷斯诺街上那座吵闹的楼房大约29分钟的车程，经过荒无人烟的埃默里维尔泥滩，穿过海湾大桥，就是司法大厅所在地，比尔和戴夫这会儿还在这里继续工作着。楼下的街上，

“可以保释”的红色霓虹灯标志一天24个小时闪个不停。“十二宫实际上是在挑战，”调查员托斯奇回忆说，“他向我们挑衅：‘我比你们强，比你们聪明，有本事抓到我啊。’我们就打算那么做。”

十二宫令整个湾区为之恐惧。他用充满稀奇古怪流行文化符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信件淹没了当地报纸，同时也贬低了旧金山警察局，因为他们无力阻止他的一连串谋杀。十二宫把整个事件矛头指向了警察，用狡黠的密码来戏弄他们——其中一些极其难以破解，使得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最聪明的破译者也颇受打击。除了其中的两起以外，十二宫作下的所有案件都涉及情侣——年轻学生周末在他们车子里或者车子附近被杀。他也暗示过去和目前都曾有过不为人知的其他谋杀。

某位心理治疗医生推测说：“十二宫在野蛮的愤怒中疯狂攻击那些炫耀他所渴望的亲密的人们，他对那种亲密的强烈渴望只有内心深深受挫的人才能够想象。”在他貌似无明显动机的攻击中，性从来就不是一个要素，虐待才是；他引起的痛苦越多，就越感觉有快感。每次实施攻击以后，十二宫都忍不住幸灾乐祸，毫无同情心地写信给受害人的家人，或者打电话给他们，拿起话筒静静地呼气——发出风一般的声音。他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武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受害人身上取走某样东西——车钥匙、带血的衬衫、钱包……用来作为战利品。他应该还把这些东西藏在某处。要是托斯奇和阿姆斯特朗能够找到它们就好了。

十二宫的暴行多发生在黄昏，或者有新月或满月的深夜。有时他会身着刽子手的装束。水体或者以水命名的地方会像天然磁石吸引金属一样吸引十二宫。也许十二宫是一个水手、游泳运动员或者船夫。不论究竟是什么人，他对瓦列霍都非常熟悉——熟悉它那偏僻的巷子、铺着碎石的近路、漆黑的乡村路和有回声的采石场。托斯奇相信，他一定是这个水镇的老住户。

托斯奇和阿姆斯特朗就这样寻找着新的事实，在他们四楼办公室一直亮着的日光灯下翻阅着记录在黄色纸张上的档案。托斯奇看着对面的比尔·阿姆斯特朗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告密者。”时钟的滴答声中，某件事情发生了——探员们很快将在十二宫似乎无休止的恐怖统治中发现他们最为重要的线索。这线索将以书信的形式到来，这是杀手选择的媒介。

1971年7月15日，星期四

曼哈顿海滩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南部大约20公里的地方，挤在海滩上的是一排排色彩柔和的房舍，很多洛杉矶的有钱人住在这里。下午2点50分，古铜色皮

肤的冲浪者正在冲击一天中最好的海浪，在这个城镇最主要的街道——海兰大街上，一辆没有警车标志的警车正沿着大街向南奔驰。警车里的探员是理查德·阿莫斯和阿特·兰斯塔夫，他们正要去调查一条来自波莫纳的线索——两个住在托兰斯的人声称掌握关于十二宫的信息。

空中烟雾濛濛，空气闷热潮湿，但交通却很顺畅。理查德向东加速行驶，从阿蒂西亚街拐上了长长的霍索恩大道。倒霉！遇到红灯了。车子挂在空挡上，废气呼呼地排到微微发亮的柏油路上。理查德不耐烦地拍打着方向盘，脑子里全是那个抓不到的、像蒸汽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的、多年来一直没人能摆平的——十二宫！

阿莫斯停车时，两个举报人已经在“科学原动力电子财务公司”门口等候了。举报人之一的桑托·保罗·潘查里拉是朗代尔人，也是科学原动力电子财务公司的老板，朋友通常亲切地称呼他为“桑迪”。另外一位线人是桑迪的员工兼大学室友，名叫唐纳德·李·切尼，他比桑迪显得更加焦急。两位南部来的探员刚刚跨出车门，潘查里拉和切尼就迫不及待地直奔主题——声称他们知道谁是十二宫。

稍加喘息后，他们道出了他们怀疑的对象——罗伯特·霍尔·斯塔尔。他们和斯塔尔的弟弟罗恩是同学，曾一同就读于位于波莫纳的卡尔波利学院，那时就认识了斯塔尔，从1962年至今快10年了。尽管打电话通知两位探员的是潘查里拉，但是切尼才是真正讲故事的人。

1969年1月1日我搬到了南加州，所以那肯定是在那之前的事。

最后一次见到斯塔尔的那天，天气寒冷异常。那是一个新年的下午，我和妻子吵架了，实在不想待在家里。于是，我从自己居住的湾区驾车到斯塔尔家，他家住在瓦列霍的弗雷斯诺街。我清楚地记得，是夏初的时候我帮斯塔尔搬到那里的，搬家的原因是斯塔尔被学校解雇了，问起解雇原因，斯塔尔哼哼哈哈地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了，其实我并不清楚真实的原因。

我们进了他的房间。当时他的房间是由一间只能停一辆车的车库改建的。不用往下走，地下室是后来的事情。只要走进去就行了。房间有3面外墙——前面和侧面各一扇窗户，后面有一扇小窗，靠里的卫生间也有一扇窗，能让光线透进来。当时刚过正午，除了他妈妈做饭的声音，我不记得听说过任何响动。斯塔尔读过很多科幻小说，那天他的桌子上放了一本1967年8月号的《真相与科幻》，正翻到杰克·万斯那篇长达15000字的小说——《来自十二宫的男人》。

斯塔尔和我一起去过几次旧金山东北部的树林，徒步旅行或者打猎。上

次去打猎时，斯塔尔跟我分享了他漫长的、有时候甚至令人不安的话题——死亡。黑暗里，他的身影显得很巨大。当他在篝火旁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奇谈怪论时，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他习惯采用“如果这样、如果那样”的谈话方式。在最后一次一起打猎时，斯塔尔曾经向我谈起过科幻故事，但是，他忽然把话题从科幻故事转向了完全无关的另外一个话题。他首先提起了打猎，然后又引向他在十一年级时读过的一个冒险故事——理查德·康奈尔的《最危险的游戏》，这本险象环生的经典小说讲述的是用弓箭和枪支在森林里捕猎人类的故事。

“你想过捕猎人类吗？”斯塔尔问我。

“什么？”我说。

“捕猎人类将是不错的游戏……如果这样……如果那样的话……”斯塔尔在黑暗中不停地打着手势，用他特有的语言，斯塔尔式的表达方式，就像描述一本他将要写的小说一样。他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身体仿佛钢铁般结实。斯塔尔习惯用自己的方式把人带入他的内心奇幻世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切尼告诉探员们：“那天，斯塔尔的目光不停转向几天前他生日时得到的一块独特的手表。他先是给我看了那块表，我记得表盘里的齿轮上方有个独特的标志。他认为那是一块很好的瑞士表，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一块质量很好的表。’事实上我并不认为那是一块非常好的表。”

斯塔尔开始谈论他的事业。他说：“是时候找份新工作了，我在考虑成为一名私人侦探，就像‘迈克·哈默’那样的神探。那将会很有趣。我在寻找不需要受雇于他人，自己就可以做的事情。”

切尼心想，这是因为斯塔尔工作总是碰到问题。切尼说：“你并没有受过这种培训啊，而且你也没有认识的客户群可以开展业务。”切尼对斯塔尔的想法并不感到吃惊，但是的确打心眼里觉得他的朋友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斯塔尔好像很清楚切尼的想法似的。

斯塔尔说：“好了，也许我可以通过成为一名罪犯来给自己创造业务，假如我是罪犯的话，我将会这样做。”

斯塔尔提议说，他可以在深夜里到情侣幽会的地方寻找受害人——把一个手电筒捆在枪管上，开枪射杀情侣们。他说：“我可以用电筒光作为瞄准器，这样就可以在黑暗里走过去用枪把他们都撂倒。这些射杀完全没有动机，所以想象一

下吧，警察要破这些谋杀案将会有多困难。他们永远也抓不到我。我可以寄一些令人迷惑的信件给警察”——切尼小声地对阿莫斯和兰斯塔夫修正说：“也许他用的词是‘权威机关’。”——“用来骚扰并将他们引入歧途的信件。并且我会在这些信上署名‘十二宫’。”

切尼说：“‘十二宫’！为什么用那个名字啊？为什么不用别的呢？那听上去很傻。”切尼停了下来，对探员们补充说：“也许我用的词是‘孩子气’。我记不得了。无论我说的是什么词，很明显让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变得激动起来，非常激动，我很遗憾自己多嘴了。”

斯塔尔厉声说：“我不在乎你觉得怎样，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喜欢‘十二宫’这个名字，这就是我将要使用的名字。是的，我将称自己‘十二宫’！”

当斯塔尔问他如何掩饰笔迹和如何化装掩饰自己时，切尼四处打量着斯塔尔的房间：到处堆着乱七八糟的纸和地图，靠墙的一排排有关飞行和航行的书籍，成堆的《疯狂》杂志。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在那些堆得拥挤杂乱的東西中，切尼看到了斯塔尔的“鲁格”6发左轮枪和“哈林顿-理查兹”长管枪。切尼回忆说，“哈林顿-理查兹看起来有点老旧了，弹匣可以装9发子弹，那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武器库里的全部珍藏了，但是有一次捕鹿的时候他的确从某处弄来了一支来复枪，以及两支0.22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

12天之前，也就是1968年12月20日，在瓦列霍偏僻的赫曼湖路，十二宫用一支0.22英寸口径的J.C.希金斯80型半自动枪谋杀了两个少年。这是十二宫在北加州犯下的第一起为人所知的谋杀。凶手使用了温切斯特-韦斯顿生产的Super-X 0.22英寸口径铜覆膜长管来复枪子弹，这和1963年曾经在隆波克发生的双重谋杀中使用的是同一牌子。切尼补充道：“那天早些时候，他带我去了赫曼湖路，还指了指一条路边的岔道。他没有说这岔道有什么重要性，但我觉得那是两个孩子被谋杀的地方。”

斯塔尔谈及把一辆校车的轮胎射飞，然后瞄准射死那些“可爱的小宝贝们”。当“他们从校车上蹦蹦跳跳地下来时”，他将扫射他们。“就好像我们在谈论一本书的某个情节或者类似的事情似的，并不像是在讨论真实的事件。他有点时幻时真的。我们就是在进行那样的谈话。即使是在当时，这也让我有点不寒而栗。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知道自己心想再也不要见他了。”

那天夜里切尼回到家里时，告诉他的妻子安，他的朋友“行事有些古怪”。切尼说，“那以后我很快就搬家了，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搬家并不是因为斯塔尔，而是因为我找到了工作。”

房间里一阵沉默。探员们觉得切尼的话似乎足够合理，像是一个诚实的人可能会讲的事情。下午过得很快。探员们已经在这两人身上花了一个多小时。离开时，切尼和潘查里拉都提醒阿莫斯和兰斯塔夫：“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也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们认为他一直带着武器。”

两位探员回到坐落在十五街的总部，要求萨克拉门托的刑事鉴定调查局快点用电传向他们提供斯塔尔的“黄页”，也就是他之前的逮捕记录。在等“黄页”时，他们有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斯塔尔向切尼发表那通评论的时间非常关键。按照阿莫斯的计算，这些话是在已知的北加州第一起十二宫谋杀发生几天后说出来的。另外，杀手称自己为“十二宫”的所有信件都是在斯塔尔和切尼的新年谈话之后寄出的。十二宫直到1969年8月4日（但是托斯奇和阿姆斯特朗的记录说是8月7日）才在寄给湾区一带报纸的3页信纸里给自己这名字施了洗礼。在那之前这个幽灵无形无名，不过是7月底寄出的3封信件和密码末尾潦草画上的一个带十字的圆圈。这一点毋庸置疑。潘查里拉也支持切尼的故事，并且两人似乎都是正直、敏锐而可信的。他们的话就像《圣经》福音一样。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罗伯特·霍尔·斯塔尔必定就是臭名昭著的十二宫。

阿莫斯和兰斯塔夫考虑了两个当地人可能有的撒谎动机。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这些说出来，让探员们甚为不解。十二宫的威胁已经存在多年了。之前1970年11月16日《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十二宫涉嫌河岸县谋杀”没能把这两位朋友引出来。基于某些理由，最近的一封信刺激了他们。

4个月以前（也就是1971年3月13日），这位“密码杀手”从与旧金山隔湾相望的阿拉梅达县一个沉睡的小城普莱森顿给《洛杉矶时报》写信。如同他一贯的作风，十二宫多付了邮资——两张倒贴的罗斯福头像的邮票。按照他的老规矩，他在信封上用大字写着：“请速交编辑。”“航空邮件”字样占据了信封三分之一的空间。十二宫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疯子。他的信占据了《洛杉矶时报》头版的大部分——好像宣战一样用了加粗的黑体大字。

他总是这样开头：“这是十二宫发话了！就像我一直说的，我是毫无破绽的。如果这些蓝色怪物想要抓住我的话，最好挪动他们的肥屁股有点行动。因为他们越是只放空屁无所事事，我就越将为我的死后收集更多的奴隶。我的确不得不表扬一下他们，他们发现了我在河岸县的活动，但这只是容易的，别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我给《洛杉矶时报》写信的原因是不想他们把我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埋在后面版面某个不起眼的地方。”在信的末尾，他列出了一

张个人成绩表：“旧金山警察局-0”，“十二宫-17”。

也许近日媒体的某样东西，可能是某个显著的词语，提醒了切尼和潘查里拉。十二宫用了“蓝色怪物”这个词，阿莫斯猜测指的是警察。“只放空屁无所事事”这种奇怪而粗鲁的表达方式，在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拉伯克等地区广为使用。海员和水手都会这么说。也许作为前海军战士的斯塔尔也这么说。但是切尼说斯塔尔不这么说，不过他想起他的朋友经常说“按我的意愿行事”，这是十二宫在一封信里用过的一个流行术语。一开始的时候，十二宫隐瞒了他与南加州谋杀之间的联系（优哉游哉地准备晚些时候再利用这一点）。到此为止他的行动都还是可预测的——想要警察相信他是按照自己占星推算的日程活动，并且喜欢到与水有关的地方实施谋杀。之后，他不知疲倦地写信给《纪事报》，夸耀自己的暴行，并且向警察挑衅。但是写信给洛杉矶的报纸改变了他一贯的模式。为什么呢？也可能他曾在南部犯了个错误。也许他打算用写给《洛杉矶时报》的信来警告那里仍然记得他的人们。如果他真是这么打算的话，那么这封信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

这封信恰好提醒了切尼，第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看到了有关十二宫的合成画像和身体特征描述。某种东西使得切尼未能克服害怕立马站出来。有没有可能是这二人之间存在敌意，所以切尼才来指控斯塔尔呢？至少潘查里拉应该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他知道是什么提醒了他。潘查里拉说：“突然之间，十二宫开始给我们附近的《洛杉矶时报》写信。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我怀疑斯塔尔是作者，而切尼则是非常怀疑。斯塔尔符合我有关十二宫的所有想法。十二宫应该非常聪明，和任何类型的权威人士之间都有很多问题。斯塔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也容易感情用事。”潘查里拉觉得斯塔尔在每一方面都符合有关十二宫的描述。在给《洛杉矶时报》写信之后10天，十二宫又故技重演，寄了一张4分钱的明信片给《纪事报》，上面贴了一张画着林肯的邮票，邮票上的林肯低着头，仿佛在默哀一般，对面的人则在冰雪覆盖的森林营地挖着地。“不要埋葬我”的字样似乎暗示十二宫生活中的某个人去世了。到5月时，这个疯子很具有讽刺意味地打电话请求帮助——请求在他杀更多人之前阻止他。

按键断断续续的咔嗒声和电传电报机持续的响声打断了探员们的理论分析。阿莫斯把刑事鉴定调查局的报告放在几小时前让他们闻风而动的黑色电话机旁边。打印出来的材料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文件号131151/社会安全号576-44-8882；出生日期，1933年12月18日——未婚——与母亲同住在北加州。兰斯塔夫注意到

从1958年到1964年之间一连串的工作申请记录，其中包括：“未/已注册人员，沃森维尔公立学校。”还有一次被捕记录：“1958年6月15日，瓦列霍警察局逮捕证号60278，扰乱治安，1958年7月8日结案。”没有正在执行的追捕令。阿莫斯通过打电话逐渐增加了一些数据。他了解到嫌疑人斯塔尔的家里人还是有点钱的，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多少有点名气的海军飞行员，3月刚刚去世——正是在那时，已经5个月未写信的十二宫又开始写信了。

而斯塔尔不是没有可能到过南部波莫纳以东的河岸县某个大学生被谋杀的现场的，他可能到这里探望他正在上大学的弟弟罗纳德，还有切尼和潘查里拉。罗伯特·霍尔·斯塔尔曾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就读于位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的卡波利学院，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甚至曾在大学北边的阿塔斯卡德罗州立医院教过心理失常的刑事罪犯。兰斯塔夫收集了一些新信息，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旧金山湾区——斯塔尔曾在那里居住、工作和捕猎过。

1971年7月19日，星期一

兰斯塔夫描述潘查里拉和切尼质疑的信件送到了阿姆斯特朗和托斯奇所在的坐落于布莱恩特街的总部。尽管外面夏日阳光强烈，但司法大厅却是一座巨大而寒冷的建筑——面积达750000平方英尺，有885个房间。早晨的阳光照耀着外墙上的金色大字“给所有人同样的正义……”送信人拿着信通过了金属探测器和带枪的保安，进了一部电梯到了四楼——凶杀和性犯罪分部就坐落于此。他停在了一扇门前，门上的磨砂玻璃用黑漆写着“454房间”。门上有个手工制作的铭牌：“城市动物园。”他看到里面的房间非常大，地板锃亮，竖立着灰色的文件柜，摆着木头的桌子。兰斯塔夫的这封信最终到了旧金山联邦凶杀案调查员约翰·麦克纳的桌上。

聪明博学的麦克纳以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他已经和探员阿莫斯通过了电话，得知会有这样一封信。这会儿他正热切地审视着这封信，然后给切尼打了电话，“我们想要你设法获得斯塔尔的笔迹样本，任何获得的样本或者新的信息都直接寄给调查员托斯奇。”次日，托斯奇的搭档比尔·阿姆斯特朗打开了从曼哈顿海滩警察那里来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提供了更多更有吸引力的细节。脉搏开始加速跳动。墙上的老式黑钟似乎也滴答得更快了。

世界知名律师梅尔文·贝利很晚才从剧院回来，打开了自己在蒙哥马利街那间华丽的办公室。在蒂芙妮台灯温和光线的笼罩下，他的阔脸显得忧心忡忡。“胜诉之王”在想着十二宫和自己的朋友戴夫·托斯奇。托斯奇从未忘记他和这位律师

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托斯奇回忆道：“电梯门一打开，就看见十几个电视台的人和记者围在那里，然后贝利走了进来，头上斜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檐一边紧靠右耳，一件长长的黑色羊毛衫外套从肩上垂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长的围巾，至少要到他的膝盖，因为那围巾在他脖子上绕了十几圈。我告诉助理地方检察官：‘大人物到了。’这是贝利在作秀，进入挨肩擦背的法庭以后，他可能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解下那条不可思议的长围巾。”

十二宫在1969年圣诞节前夕给这位满头银发的律师写信威胁道：“学校里的小孩子是不错的攻击目标，我认为我应该在某天早晨毁掉一辆校车。”贝利回忆说：“1969年，旧金山的报纸充斥着对十二宫个人犯罪的报道热潮，这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在湾区情侣幽会的地方攻击了3对情侣，还攻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将其中5人杀死，并在犯罪现场留下了他的标志。1969年10月13日（斯塔尔和切尼讨论22个月以后），十二宫威胁说要射飞一辆校车的轮胎，然后‘干掉那些从校车里蹦蹦跳跳出来的小家伙们’。警察开始保护校车，一些父母用自己的车送孩子去学校。公众都要发疯了，警察们找到十二宫的压力非常之大。”

基于某些理由，十二宫不仅在他的信里提到贝利，而且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他。从某种扭曲的意义上讲，或许是崇拜贝利在法庭上派头十足的声势（这种声势仅次于他自己），或许假定贝利也许能给他提供一根救命稻草。贝利曾经为米基·科恩（美国黑帮传奇人物）和杰克·鲁比（美国夜总会经营者，曾被指控谋杀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疑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辩护。此刻，贝利沿着一架硬绳梯爬到了起居室里他那张15英尺高的独具特色的床上。他睡得很不踏实，无法逃脱这样一种想法：自己实际上掌握着可能破案的线索。

1971年7月22日，星期四

旧金山探员们未能让切尼搞到斯塔尔的笔迹样本。切尼在很久以后告诉我：“我没有任何途径，阿姆斯特朗多少有点暗示，问我能不能写封信给斯塔尔，看他会不会给予某种答复？如果那时候我还是单身的话，我会做任何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情，但是我有妻子和两个小孩，我不想招来任何的危险。他只要查一下电话簿就可以找到我了。”

接下来，司法部向斯塔尔曾经教过学的峪泉镇小学的地方学监弗兰克·英格利希博士要斯塔尔的笔迹样本。英格利希博士立即答应了，斯塔尔的笔迹样本被紧急送到了旧金山警察局。托斯奇开车亲自把检验笔迹的申请送到了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刑事鉴定调查局的梅尔·尼古拉手中。尼古拉很快把样本交给了该署的一流文

件检验员舍伍德·莫里尔。这位学者型的分析家在把样本和十二宫的信件比对了以后，在下一个周四向尼古拉进行了报告。尼古拉的老板，也就是该署的领导 A.L. 科菲于同日给旧金山警察局写了信。

科菲如是说：“随函所附为罗伯特·霍尔·斯塔尔的笔迹样本，舍伍德·莫里尔比较了所提交文件上的字迹以及十二宫信件中的字迹，认为它们不是由同一个人所书写的。”调查员们退回了斯塔尔的最初申请，它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回到了斯塔尔的就业档案里。这个挫折并没有阻止旧金山的探员们。十二宫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为聪明的罪犯。他应该知道如何伪造笔迹，以及如何对付莫里尔。答案一定是那样的。他们不顾一切地往前，因为激动而不注重细节。

1971年7月24日，星期六

1970年，探员威廉·贝克加入了圣巴巴拉县治安官办公室重案组，被分派负责几起未破的疑案。其中一起是在一个偏僻的海滩发生的双重谋杀，被害人是隆波克高中的两个高年级学生罗伯特·乔治·多明戈斯和琳达·费伊·爱德华兹。贝克告诉我：“该案发生7年以后我接手了它，几个曾经负责该案的调查员仍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所以我利用了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就该案去麻烦他们。”一天早晨，贝克偶然见到了十二宫于1970年10月27日寄给《纪事报》的一张万圣节明信片。这个杀手画了一个神秘的“裁缝十字（Sartor Cross），”就是将两个词语——“奴隶（Slaves）”和“天堂（Paradise）”交叉成一个十字。但是，十二宫还在明信片的两面都写了其他的字。这些字吸引了贝克的注意。杀手很整齐地写着，“用绳、用枪、用刀、用火”。而绳、枪、刀和火都曾是贝克那起未破案件的组成部分。

他说：“我立即在全州范围内发出了一份电传，询问有没有相似的案子，很快，比尔·阿姆斯特朗和梅尔·尼古拉相继给我打来电话。长话短说，两人都告诉我，基于我所提供给他们描述，很可能十二宫应该对该案负责，我们的案子可以联系起来。但是，和其他归责于十二宫的案子比起来，我们的案子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被害人是在星期一被杀的。虽然我们不清楚谋杀是不是在黄昏或者更晚的时间发生，但是从死者所穿的游泳衣来判断，不太可能。”贝克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调查多明戈斯和爱德华兹案。他前面的路还很漫长。他开始出差，和大多数探员们都进行了谈话，这些探员负责的地区都发生了可能与十二宫有关的案件。

1971年7月26日，星期一

调查员阿姆斯特朗也在旅途之中。这位相貌英俊、满头银发、面部线条硬朗、

有着坚毅下巴的调查员来到了托兰斯，并且和科学原动力公司的切尼以及潘查里拉联系上了。潘查里拉回忆道：“来了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人，简直就像给联邦调查局做广告一样，但是作为警察还是很敏锐的。”阿姆斯特朗把阿莫斯和兰斯塔夫曾听过的故事又听了一遍。切尼准确无误地重述了一遍他和他朋友的谈话。但是不满足的阿姆斯特朗开始追问了：“切尼先生，有没有可能你读了一些有关十二宫谋杀的新闻报道，然后把这些报道和你跟斯塔尔的对话联系起来？”

切尼回答道：“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记得谈话的内容和时间。我也记得我对他说的话的反应。我可以就此在法庭作证。”阿姆斯特朗无法就谈话发生的时间从切尼身上找出破绽。背景调查表明，切尼于1934年4月25日出生在贝克斯菲尔德，1959年秋天至1964年冬天曾就读于波莫纳的卡尔波利学院，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他目前与妻子和孩子居住在波莫纳。他没有犯罪记录。

阿姆斯特朗接下来和切尼的老板兼老朋友桑迪·潘查里拉进行了谈话。潘查里拉也曾经在波莫纳的卡尔波利学院就读——1961年秋天开始，1964年春天毕业，获得了一个电子工程的学位。潘查里拉对于切尼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撒谎。也是一个有条不紊、考虑问题逻辑严密的人”。之后斯塔尔的弟弟和弟媳也证实了切尼的可靠性。斯塔尔的弟弟罗恩说：“如果唐·切尼是那样跟你讲的，我相信他讲的一定是真的。”阿姆斯特朗赶快返回旧金山把最新情况反馈给托斯奇。

阿姆斯特朗和托斯奇煞费苦心地寻找切尼这么做的根本动机。托斯奇问道：“如果不是真的话，他为什么要向警察做这样的陈述呢？”在十二宫给自己命名很久之前，斯塔尔就称呼自己十二宫，并且列出了作案的方法和谋杀的动机，这是非常容易让自己显得有罪的。这和“开膛手杰克”不一样，因为他的名字很可能是拜哪个伦敦记者所赐，而十二宫却是自己选择了这个绰号。凶杀案探员们认为，如果切尼和斯塔尔的谈话是真的，那么斯塔尔就一定是十二宫。那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切尼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向警察透露这一切呢？一段时间以后，切尼解释了他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那个命中注定的1969年新年他和斯塔尔之间的谈话。

切尼告诉我：“离开大学以后，我在旧金山的G.J.亚马斯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待了一两年。后来，住在康科德时，我有段很不成功的卖保险的经历，之后我搬回了波莫纳，开始在福陆公司工作。一天晚上，斯塔尔的弟弟罗恩和弟媳卡伦在我位于南加州的家里吃晚饭。我们围坐在厨房的桌子四周闲聊，卡伦谈起了斯塔尔穿着西服去参加一个粉刷聚会的事情。罗恩也被邀请了。罗恩和哥哥都参加了这个聚会，斯塔尔就是那个穿着西服的人。卡伦想用这个例子说明斯塔尔是

如何地不适应社会。她就此事不停地嘟囔。她有点害怕她的大伯子，因为她知道他并不是那种俯首帖耳服从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人。基于她在社工领域所受的教育，可能对这一类事情感触比较多。

“某天早晨，我正在福陆公司被称为‘工作队中心’的新餐厅里吃早餐。那时我在公司已经待了三四个月了。我的小舅子，罗恩·埃伯索尔，拿着张报纸指了指上面的一张合成画像。‘这看起来像你的朋友。’他说。我看了看，那张合成画像画的简直就是斯塔爾——除了头发不一样，并且没有戴眼镜以外。罗恩是福陆唯一之前见过斯塔爾并有可能认出他的人。我说：‘是的，看起来的确像他。’但是我并没有多想。”

这个素描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在伯耶萨湖或者旧金山作案的十二宫的合成画像，而是一幅托斯奇和阿姆斯特朗从未见过的素描。切尼继续道：“我的小舅子把报纸递给我，我读了那篇文章，那时我已经忘记了我与斯塔爾谈话的关键细节——那就是他将称自己为十二宫。我甚至在偶尔看到关于十二宫的报道时也没有记起这一点。我想，那个素描只是一个巧合，但是几个月以后（1970年11月16日），我看到《洛杉矶时报》登载的有关十二宫要射飞一辆校车的轮胎，并且射杀从上面蹦蹦跳跳下来的孩子，这是斯塔爾曾经跟我说过的。我知道这不可能只是巧合。我无法说服自己。那就绝对是开窍的时候了。然后我想起了他说过的每一件事。我又过了一年才给警察打电话。1969年到1970年我在福陆工作。我们完成了一个大的合同，然后他们解雇了很多人，所以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在拉文的一个大型造纸厂工作，离我家只有几英里远。我没有立即和旧金山的警察谈话，我花了一些时间考虑了一下。我无法回避这不可能是巧合这一事实。那个引用实在是太具体了。1971年发生在格拉斯瓦利的谋杀让我的怀疑变得清晰了。因为那时候我住在波莫纳，便去了波莫纳警察局，和一位警察进行了面谈。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以为这样就履行了我对此事的责任，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很明显我告诉他的从未被报告给上面，因为他们收到了成千上万的线索。此后，1971年桑迪·潘查里拉叫我到科学原动力公司来为他工作。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有一天大家又提起了斯塔爾，我终于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桑迪。之后，罗恩来到了托兰斯，我们仔细探讨了我们的担忧。讨论之后，我们决定采取一点行动。‘我看警察基本上忽略你了。’桑迪说。他是个‘真正能主持大局的人’。我从未跟曼哈顿海滩的警察联系过，但是基于某些理由，他们那天下午对我们提供的线索做出了反应。”

潘查里拉后来告诉我：“唐不停告诉我这个故事，并且他还说：‘没有警察

会接我的电话的。’我说：‘狗屎！让我们这就打电话。’就是这么开始的。唐在努力，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他。他并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托兰斯有位叫阿莫斯的警察，我知道如果我给他打电话的话，也许事情可以有所进展。‘我知道你们会接到很多有关谁可能是十二宫的疯狂电话。’我告诉他。然后阿莫斯给旧金山打了电话，问谁负责该案，他们把他转给了调查员比尔·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建议说：‘让当地警察局给我们一个报告。’然后阿莫斯给我们回电了。‘来这里和我们谈谈吧。’我说。”

此时，在瓦列霍，另外一名调查员正在快速地成为研究十二宫的专家——他就是探员乔治·伯阿特，一个矮壮、强有力的男人，像寻血犬（一种大的警犬）一样不屈不挠。伯阿特后来告诉我：“切尼已经和潘查里拉谈起过他的怀疑，那时候切尼和斯塔尔还是朋友。然后他和斯塔尔不再是朋友了。有一种猜测说斯塔尔可能对切尼的女儿过于友好，切尼因为这个中断了和斯塔尔的关系。我担心这就是他可能编造一个故事的原因。我并不是真的很相信测谎仪，但是我们之后在华盛顿州对切尼进行了一次测谎，理由之一就是上面所说的原因。华盛顿州的警察给切尼测谎，而他通过了。他说的是真话。我倾向于同意测谎的结果，因为潘查里拉和切尼都声称，在切尼和斯塔尔关系恶化之前，切尼已经向潘查里拉委婉地提起过这一事件。”

1967年中期，斯塔尔和切尼、切尼的妻子，以及切尼才两三岁的女儿一起到峪泉镇附近的莫凯勒米宿营并且钓鱼。切尼的女儿过来跟她父亲说，“爸爸，鲍勃（对斯塔尔的昵称）叔叔摸了我的屁股。”切尼注意到女儿并没有烦乱或者痛苦，没有理由相信斯塔尔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但是，从那一刻起，切尼再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时，就不再带他的家里人。有消息称：“之后一年半他和斯塔尔还是朋友，当然他女儿不可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如果切尼生气了的话，他不可能之后这么长时间还和斯塔尔保持朋友关系，对吗？毕竟之后很长时间他们还是伙伴。”

1971年7月27日，星期二

旧金山警察局凶案组的埃利斯中尉把阿姆斯特朗和托斯奇的发现告诉了瓦列霍的探长杰克·穆拉纳柯斯，并提醒他两位调查员可能会很快来访。在穆拉纳柯斯接手蓝岩泉谋杀案及对十二宫的调查时，他的上司，杰克·E.斯蒂尔兹曾经作过一个评论。斯蒂尔兹痛心地说：“十二宫不停地给我们线索，向我们挑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过心理。他是一个惊悚杀手，是我多年执法工作中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人物。”穆拉纳柯斯表示同意。大家都知道穆拉纳柯斯是一个会因为嫌疑人而头